

自古才女命多舛

“天涯是我几个女弟子中最勤奋，也是命运最多舛的一个。她的青春年华，她的聪明与美丽，就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磨损，磨出了一个坚强的、硕果累累的女诗人。”这是中外散文诗学会主席海梦，为天涯最新的一本散文诗集《只为你开花的树》写的序言里的话。

善于用人间最美的语句描绘爱情的天涯，在现实生活中却难逃爱的宿命。1997年她还在成都的《散文诗世界》杂志社工作，和一位追求她的外地读者走入婚姻。之前他们通过信件和电话谈恋爱，婚前甚至没见过几次面。由于对彼此之间的性格缺乏了解，这也为以后的婚姻埋下阴影。1998年底，天涯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和先生离开成都，回到宁波。从此，鲜有作品问世，她像一颗流星一样消失了。直到2003年底，天涯捧着一本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《无色冷唇》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人们才知道在这过去的5年里，她经历了婚姻破裂、再次离乡漂泊、又重新站起来的人生历程。

我冒昧地问天涯：你离婚时不过32岁，为什么没想到再成家？现在也才40岁，你的内心还渴望爱情吗？她说，无论生活给予我什么样的磨难，我从未放弃对梦想、对爱情的追寻和热爱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爱自己适合自己的人。现在得了病，当然更不会奢望了。即使真有这样的人，自己也不忍去拖累他的。

天涯说，有爱的人生是丰满的。不管现实生活如何，在文字里，她的爱情永远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

在大爱的温暖中

长年的熬夜写作一点点侵蚀着天涯的生命之烛。特别在去年，她用10天时间一口气写了10万字的作品，体力和脑力严重透支。11月中旬，她被查出得了乳腺癌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天涯说，她有太多的太多的感触。自从她生病的消息传出后，市、区级文联、作协、宣传部门、民进组织的领导、老师和朋友纷纷前来探望，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，给予她鼓励和安慰。她工作的单位，区供电局领导和同事不但为她捐款，还让她安心养病。作为一个临时的聘用人员，又因病休息了这么久，能得到这样的关爱，对此她从心底里感激他们。

现实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，特别是像天涯这个年纪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又没有肩膀可以依靠，一旦生病休养便断了经济来源，可还要生活，要营养，还要负担那笔无法确定具体数目的医治费。癌症是慢性病，维持药物控制至少需要5年。组织和朋友的救助只能解决一时的燃眉之急，而天涯的身



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再像以前那样劳累，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。

她身边的很多热心朋友也都意识到摆在天涯面前的困境，大家都想帮她。新当选的市作协主席荣荣在诗歌圈发起为天涯捐款的倡议。对如此厚重的爱心，天涯很不安，感觉自己欠下太多的人情，无以回报。所以，当朋友提出发动宁波爱心城市的力量给她募捐，她坚决拒绝了。她真的不想一次次去麻烦组织和朋友。恰好，这时，她的第10本书在朋友的资助下出版了，于是就有了想搞一次签名售书的单纯想法（其实她手上也就几百本书），换不了几个钱，但总比都堆在家里好，再说也是一次对纯文学的宣传。

媒体参与后，天涯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，让她再一次感受到温暖的大爱。她说，被人助是一种幸运，能助人是一种幸福，今天我接受任何真心的帮助，并心怀感恩，在今后的岁月里，我也会努力以同样的热情和爱去回报社会。

人生失去很多得到更多

我问天涯，如果再回到20岁，你还会选择这样的路吗？她没有半点迟疑地说：“我对文学的爱与追求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只要这点存在，那么一切都不会改变，我还是会走这样的路。因为爱，所以无悔。”我又问，你的人生之路如此崎岖，你怨命认命吗？这一次她略有思索：“我认命，但不悲观，是

乐观的认命。”

上帝关上了一扇门，一定打开了另一扇窗。天涯说，这场病让她得到了更丰富的人生体验，尤其是那些陌生人的爱让她特别感动。比如签名售书消息发出的当天下午，有个陌生的男士敲开她家的门，放下800元钱，拿走15本书，她说：不用这么多的。他说了一句“还有的是我对文学的支持”，就走了。宁海的一位先生，用2000元求购一套她全部的作品集。社区的一位民警，在信封里装了800元钱和一张名片，说有什么事尽管给他打电话，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……

天涯的博客有许多忠实的“粉丝”，很多人已习惯打开电脑，就先去看她的博客，读读她的心情文字，了解她的喜怒哀乐。有一天，一名湖北的小伙子和一名云南的姑娘，两个从未谋面的博友，千里相约来宁波看望病中的她。他们去菜市场买菜，亲自下厨，为她做了满满的一桌菜。江苏有位78岁的老诗友听说她病了，独自乘长途车来看

她，说看过了，他才放心，鼓励她一定要坚强地与病魔抗争……说到这些，天涯的眼睛湿润了，她说，我很清贫，但我很富裕。我是精神上的富翁，拥有这世上最珍贵的友情。

是啊，凡鸟只有经历涅槃之后才会变成凤凰。就像天涯在散文诗集《只为你开花的树》后记里所写的：雾嶂层峦，我以额触地，感恩上苍赐予的苦难。那是我走向你必须承受的痛苦。无论明天等待我的是怎样难测的风雨，只要有爱，我就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，不会气馁，不会轻易说放弃。

本报记者 许思思/文
受访者/供图

